

委托人

DOCTOR

福祿丸子
著

Ⓣ

此生唯你，甘之如飴。



四川文艺出版社

委托人

DOCTOR

①下

福祿丸子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C O N T E N T S

目录



CHAPTER 12	倾我一生	001
CHAPTER 13	木秀于林	023
CHAPTER 14	独看沧海	045
CHAPTER 15	命中注定	071
CHAPTER 16	笑看繁华	091
CHAPTER 17	恍如一梦	121
CHAPTER 18	心若悬刀	143
CHAPTER 19	相逢若初	161
番外一 爱着爱着就永远		179
番外二 错了再错		187

CHAPTER 12

倾我一生

两个人相互依偎着，像缺失的半个圆终于找到契合的另一半，内心的空洞也终于被填满。



孟西城没有追上来。

莫澜试图挣脱程东，未果，被他一路拖着走到他的车子旁边，才狠狠甩开他，揉着手腕道：“你放开我，痛啊！”

“上车，我有话想问你。”

她仍然是被他眼里的痛楚震慑，不自觉地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两人坐在密闭的空间里，程东握着方向盘，眼睛直直看着前方，却不发动车子，也不说要去哪里。莫澜忍不住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今晚不是要请同事吃饭吗？”

他不答，似乎压根儿就没听她说了什么。他这样沉默不语，通常就代表在生气，莫澜以为他又乱吃飞醋，耐着性子跟他解释道：“孟检他们跟我们所今天有场球赛，早就订好的时间场地，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主任叫我们来加油，我就只好来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程东还是不说话，她的解释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

她也气闷，焦躁，在几乎快要丧失耐心的时候才听到他说：“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像是质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她心脏漏跳一拍，声音低下去：“你在说什么？”

他苦涩地笑了笑：“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打算瞒着我吗？”

他把那个文件袋拿过来，抖落里面的两张纸，指着其中一张纸上模糊的影像道：“我是医生，看得出这里……这个高亮的区域是一个胚胎着床发育的地方。你不认得这个B超检查结果吗？有没有一点眼熟？这是你三年前在医院检查时的记录，病患的姓名处清清楚楚写着你的名字，你不认得吗？”

莫澜盯着那一团黑乎乎的图案，提不起勇气回答一句是或不是。但她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很快平静下来，别开视线看向窗外：“那你也应该看得出来，胚胎并没有怀在子宫里面，本来就不可能发育成活的。”

“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个吗？”

“不然呢？都已经过去那么久的事，孩子也没了，你让我说什么？”

他握着纸张的手渐渐垂下去，莫澜自嘲般笑笑：“其实就算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会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还是会分开，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他们经历的那些曲折和明暗仍是真实而直接的；假如只是因为这个新的牵绊不得不继续绑在一起，感情只会更加千疮百孔。

何况也太迟了，不管是怨怼还是关切，都来得太迟了。

“如果你只是想来问这个，那我没什么好说的。”莫澜的手已经搭在车门把手上，“孩子是自然流产的，也怪我自己糊涂，没造成大出血已经算是幸运了。你放心，医生说即使做了手术，切掉了一侧的输卵管，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生儿育女，只是受孕的概率会小一些。”

“别说了。”

“你也别怪其他任何人，我们那时没有做父母的缘分，强求不来的。”

“我叫你别说了！”



程东红着眼睛，失控地朝她吼。她却愈发平静，点点头，就要拉开车门下车。

身体却在这时被困住——程东的手臂从身后围拢来，紧紧抱住她。

她感觉到身后传来的热度和分不清来自谁的心跳，特别大力地跳动着，震得她脑海里有刹那的空白。

“疼吗？”

言简意赅的两个字，只有她明白他问的是什么。

是的，很疼。就算打了麻药，但冰冷器械穿过血肉的那种疼痛她这辈子都忘不了，但她不会跟他说。

他是外科医生，是除了病患之外离创伤最近的人，一定听过无数倾诉和哀号。

她只是身体僵了僵，他已感同身受，痛苦地闭上眼睛，呼吸埋在她肩上，手臂一而再地收紧，声音发颤：“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怪你？我谴责我自己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

他怪他自己，重逢之后也有肌肤之亲，却从来没留意到她身体上多出来的伤疤。到底是她掩饰得太好，还是他太过粗心，那明明是他熟悉的一切……是他的莫澜啊！

她怔住，嵌在他怀里，听他继续喃喃自语地说着：“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隔了这么久才想起要查……”

仔细想想，他们重逢至今，每次提到跟孩子有关的话题，她的反应都不够自然，他竟然也没放在心上。在鸳鸯山求签的时候，他还那么无所顾忌地提议生养一个孩子……

她那时一定很痛苦吧？还要隐忍着，独自承受着曾经失去过的痛楚。

“不怪你想不到，我自己那时候也没想到。”

吵到要离婚了才发现身体里有个小豆芽，她是个糊涂的准妈妈。直到身体出现了不好的征兆，她才意识到那是一个小孩子来过的轨迹。

程东扳转她的身体，跟她面对面的，问道：“医生怎么说的，你自己有没有好好休养？”

他责怪她、跟她大吵一架，或许她还不至于那么难过。他一说安慰关心的话，她的眼睛反倒红了：“能怎么说，才那么一丁点大，位置也不对……大概是太调皮了吧，从一开始就跑偏了。”

她是坐着轮椅被推上手术室的，医生说万幸没有大出血晕倒在外面。

她被他重新抱进怀里，两个人抱紧对方，竟无声啜泣。

一切不过是恰逢其会，只有这个拥抱才是真正应到而迟到的。

她从来没见过程东哭过，这次他也不准备给她看到。她只得拍拍他的肩膀：“宝宝知道我们没准备好才自己悄悄离开，以后……他还会回来的。”

他喜欢听她在这时候说起“以后”——至少，他跟她还能有以后。

这种久违的悲伤，莫澜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克制，好不容易才走出来，所以才有这样的冷静。但对于程东来说就没那么轻巧了，说是晴天霹雳也不为过。

她跟他躺在她的公寓里，两个人都像是耗尽了全部力气，相互依偎着取暖。

她问他：“升职加薪，大家都等着帮你庆祝，你不走真的好吗？”

“钟老师会处理，他是老主任，大家都会卖他面子。等过几天我再补请一顿。”

现在跟两人曾经历的那些比起来，任何事他都不在乎。

他握着她的手，十指紧扣，却什么话都不讲。莫澜绷不住，扬起头来看他的表情：“你千万不要从今往后都这样小心翼翼地跟我相处，当初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才什么都不告诉你。”

他已经过了最初受惊又受伤的阶段，轻轻按她肩膀让她重新躺回他胸口：“是因为孩子的事，你才去英国的吗？”



“不是。”她回答得斩钉截铁，“学校我早就申请好了，怀孕是后来才发现的。我想过放弃留学的机会，可惜宝宝不愿意。”

想来孩子是真的懂事，仿佛知晓那时不是好的时机，干脆不到这世间来受罪，让他们做两难选择。

“你之前是不是怀疑我为了出国才不要他？”

程东摇头：“我没这么想过。”

他如今对她足够坦诚，生怕又错过什么。他了解她的为人，就算她再好强、再不甘，也不会扼杀他们共同的孩子。

他只是在想，假如孩子好好的，没有出什么意外，她是不是就会把他生下来，那他们还会不会蹉跎这几年时光？

莫澜像是猜到他的心思，自言自语道：“要是真能把孩子生下来，我大概也会生的。只是大概用不了多久我们会再见面的。我人在国内，很容易就会被你发现，一大一小，很难瞒得住。”

然而两人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使再见也是冤家，不能化解的矛盾在日积月累中仍会成为定时炸弹，再加上无辜的孩子……那对他们的关系有害无益。

他知道她说得对，撇开自己那点可笑的自尊，行动仍然受内心真实欲望的驱使。假如她这三年都在国内，他一定会打听她的下落，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他爱她，从十六岁到现在，从未停止过。

“当初你是不是也打算要把事情告诉我？你到我家去，送回那些东西和你的日记，是因为孩子的事吗？”

人言可畏，当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正好北京有个短期进修的机会，他签好离婚协议就去了，回来才跟她办妥手续，没想到中间竟然发生这么多事。

夜深了，莫澜抵不住强大的困意，本来已经半梦半醒地闭上眼睛，听到他的话，又骤然惊醒。

“……不，流产是在那之后。”她不知要怎么跟他说。

程东也就不问了，抱紧她的肩膀：“你累了，睡吧！”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他其实是不打算再拿它来伤害任何人。但也正因为这陈年旧伤，他不允许再有其他任何人来伤害莫澜。

程东照常上班，下了手术遇见林初蕊。

她追着他瞧：“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是欲求不满还是纵欲过度啊？”

程东不睬他，领了盒饭回办公室。她也捧着饭盒跟在他后头，往他办公桌前一坐，抢了他的位置。

他也不生气，在另外一边空置的桌子面前坐下，慢条斯理地开始吃饭。

林初蕊也打开自己那份盒饭，忽然看到他桌上多出来的东西，惊喜道：“哎，你这什么时候养了乌龟啊？好可爱！”

她撮了几粒米饭打算投喂，程东动作敏捷，唰的一下就把装乌龟的盒子从她面前拎走，放到了自己那边。

“小气，看一下都不行啊？”

“龟还小，不能随便喂食，现在生的小鱼小虾都得剥细了喂给它们。你别乱来，把水给我弄脏了。”

林初蕊看他宝贝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不是身边方圆百米生人勿近的吗？怎么突然养起活物来了，难不成这也是给莫澜的？”

他不说话就等于默认，林初蕊啧啧几声：“你对她还真是没得说，爱干净到发指的人居然都养起小动物来了。她肯定感动死了吧？”

“我不要她感动，她只要喜欢就行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的温柔遮都遮不住。林初蕊轻轻叹口气：“那天约好请大家吃饭的，你没来，是不是她遇到什么事了？”

“你又知道？”



她撇了撇嘴：“我还从来没见过你爽约的。要不是为了她，你会把大家晾在那儿让舅舅帮你善后吗？猜也猜到了，而且你妈妈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你知不知道她有多生气？”

嗯，其实她不提，他也能想象。

“不是我说啊，你这样只会让你妈妈对她的成见越来越深，你们将来的路就更难走了。”

“我明白，我会慢慢跟我妈解释。”

“解释得通吗？她要是固执己见，就是不肯改变看法，那怎么办？”

“她不能改变，就只有我自己改变了。”他语调平淡，态度却极为坚决。

林初蕊皱了皱眉头：“你不会要闹得像雯雯当年那样吧？她离开家这么多年，你妈面上不说，其实应该是挺想她的。你要再这么来一回，她真该伤心了。”

还有一条，程雯雯当初不听家人劝告，远嫁北京，结果遇人不淑，婚姻失败，仿佛印证了俗话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到了程东这里，秦江月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没有错。

程东道：“放心，我有分寸。”

转眼就是农历新年，除夕的前一天，不算危重的病人基本都回家过年了。程东一间间病房看过来，遇到正好收拾完东西打算出院的病人和家属，都客气地跟他打招呼。

他也微笑着一一回应：“过年好。回家休息也要注意一点，不要把伤口又崩开了。”“这次不要随便发脾气了，钱财、房子都是身外物，心脏是自己的。”“放宽心，记得按时吃药。”

一年到头，大概也只有这几天能看到病房像这样空荡荡的，说话大声一点都能听到回声。

除夕当天，程东回到母亲家里，一进门就看到林初蕊和爸妈都来了，

秦江月正陪着他们说话，空气里满是食物的香气。

自从母亲再婚，这个家里就完全是男人掌勺——节假日或是来了客人，都是他跟钟稼禾在厨房忙碌。

林初蕊的妈妈是钟老师的亲妹，往年也曾有跟他们一起过年的时候。人多图个热闹，更有年味儿，看来今年也是一样。

年夜饭照例是钟稼禾准备，秦江月陪着林氏夫妇，见儿子回来也只是抬了抬眼，什么也没说。

林初蕊又使劲朝他使眼色，他放下手里的年货，跟他们寒暄两句，脱了外套就要往厨房走：“我去帮老师的忙。”

林初蕊松了口气，她挤眉弄眼半天，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林妈妈非常喜欢程东，起身拉住他坐到林初蕊身边，笑眯眯地说：“哎，你们辛苦工作一整年，也就过年这两天稍微轻松一点，做饭烧菜这种事就让我老哥发挥余热就好，你就别去凑热闹啦！陪我们说说话，给我们讲讲小蕊在医院的表现是不是真像她说得那么好。”

程东看了林初蕊一眼，笑道：“她说好，那肯定就是好的。她是您亲生女儿，您还信不过她吗？”

“就是因为亲生的，从小看到大，太了解她了。这丫头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谁知道是不是真是那么回事？规培结束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她好像还不着急似的，也是心大。你现在也是领导了，多关照关照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多提点，或者告诉我们当爹妈的来教育教育她。”

“妈……”

程东谦逊地笑笑：“什么领导，我跟她一样是年轻医生。提点什么的说不上，她要是遇到问题，能帮的我一定帮她。她虽然还在规培期，不过确实表现不错，手术科室的医生都夸她的。”

林初蕊双手合十向他揖了揖，表示感激。

“你不是刚晋了职称吗？现在人家也要叫你一声主任了，这么年



轻有为，还这么谦虚，真的很难得了。”林妈妈越看越欢喜，拍拍秦江月的手道：“大嫂，还是你教导有方。孩子成器，父母才能安心，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

“是啊。”秦江月随口应了一句，目光凌厉地看向程东。

他垂眸，没有看她。

“什么时候再把终身大事敲定就更好了。”林妈妈叹口气，“我家现在也是愁这个，你说这两个孩子条件都挺好的，又做的是医生这么受人尊重的工作，白衣天使啊，怎么就没个合适的对象呢？”

感叹之余，当然是有遗憾的意思，明明这么般配的两个人，近在眼前竟然没能凑成一对、亲上加亲，怎么想都觉得惋惜。

程东只是微笑，没有接话。

林初蕊眼见话题态势不对，连忙拉住母亲道：“哎呀，妈，你平时念我就算了，大过年的就让我消停两天吧！你不也说明程东哥现在是领导了，在领导面前说我的个人问题会被领导嘲笑的。万一领导是个大嘴巴，到处宣扬我嫁不出去，好好的手术室之花变成‘剩斗士’，就贬值更快了。你上回不是说舅舅给舅妈打的那个新梳妆柜好看吗？我带你上去瞧瞧，你喜欢的话，回头发了奖金我出钱，让我爸给你也打一个。”

她生拉硬拽地把爸妈拉起来到楼上房间去了，只留下程东和秦江月母子两个人。

秦江月身姿笔直，端起茶杯喝水，一点也没有要软化和解的意思。母子俩的关系好像从来就没像今天这样尴尬过。

程东问她：“这几天身体还好吗？有没有按时吃药和监测血压。”

她嗯了一声，说：“我跟老钟好歹也当了一辈子医生，这种事还用你来提醒吗？”

“医不自医，总是小心点好。”

眼看她又要发脾气，程东把带来的东西交到她手上：“过年拿药不

方便，我给你开了点药备着。记得按时吃，有什么不舒服要及时去医院。你血糖也控制得不好，过年饮食尤其要注意，大鱼大肉都不要吃。年夜饭老师肯定会做最拿手的八宝饭，我知道你爱吃那个，但里面放了很多猪油和糖，尤其要忌口。我也会跟老师说，让他管着你一点。”

秦江月看他一眼：“你什么意思？交代得这么清楚，是年夜饭都不打算在家里吃了？你要去哪儿，陪那个莫澜？”

程东摇摇头：“不是，我今天值班，等会儿就去交接。”

听说他不是为了工作而不是那个女人，秦江月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程东却接着道：“妈，三年前，莫澜送到家里来的那个日记本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秦江月一震：“好端端的，怎么又问这个？”

“她有没有提到怀孕的事？”

“什么？”

“她为我怀了一个孩子，没能留住，流产了。时间大概就是在她送东西过来的前后，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虽然已决意让事情过去，但再次提起，他话里仍然充满懊悔和遗憾。

秦江月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怔怔地坐在那里，好半晌才开口道：

“怎么，你怀疑是我动了手脚，逼她流掉孩子……或是故意隐瞒不让你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程东摇头，“过去的事谁对谁错，现在来追究也不能挽回什么。妈，我只希望你明白，我这辈子只为一个人动过心，就是莫澜，而且她做过我太太，为我怀过一个孩子。您记住这些，就够了。”

钟稼禾从厨房出来，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道：“阿东来了？我刚刚架着油锅走不开，像是听到你声音才赶紧关火。你来得正好，我还想让你帮帮我的手呢！饿了没，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程东道：“不了，今天我值班，马上得过去交接。您让小蕊帮帮忙，自己别太辛苦了。”

“噢，好。”钟稼禾看看他，又看看怔在当场的秦江月，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

程东要说的话都说完了，站起身拿了外套就转身离开。

医院的除夕非常冷清，也没人希望会热闹起来。

程东巡了一遍病房，几位实在无法出院的病人跟他一样，只能在医院里过年，好在都有家人陪伴，过年的气氛让他们脸上多少有了点欢喜的神采。

有年轻的护士在护士站挂了几个红色的中国结，有病人家属带了新年的生肖玩偶来送给他们，摆在办公桌上，中和了白色的单调，倒是挺可爱的。

肖若华换班前特意问程东：“看来你今天是不打算回家吃年夜饭了，晚上想吃点什么，姐给你送来。”

程东笑道：“听说食堂的大师傅今天给每个值班的人都配个鸡大腿，我吃那个就行。”

“你也太好养活了，年夜饭总要吃得丰盛点啊！等着啊，我现在回去帮我们家那位张罗，晚点给你送好吃的过来。”她刚刚再婚不久，新任丈夫是位老师，理解她的工作，待她很好。

程东对吃什么倒是无所谓，他从小生活优渥，每逢过年过节不乏好酒好菜。可过去这几年，他心里始终是空落落的，终于体会到年关难过年过的滋味儿，无论多少热闹都填不满那个空洞。

他猜莫澜大概也是一样。

下午肖若华果然送了好多吃的过来，白切鸡、氽丸子、梅菜扣肉、蒸年糕……都是扎扎实实的大菜，一份给程东，一份给值班的护士。用她的话说，那都是她带的兵，辛苦了一年，辞旧迎新的时候一定要

吃点儿好的。

跟程东一起值班的进修医生是北方人，饺子包得特别好，煮好了带过来，也特地准备了程东的那一份。

原本除夕值班的人并不是程东，是他临时跟人换的。能回家过节的人当然求之不得，为了表示感谢，定了一个蛋糕送过来给他，往桌上一摆，程东的办公桌就被各种美食给堆满了。

他有些无奈地笑了笑，心头却涌上暖流。

门外有人大喊程医生，他以为又有家属非要来送年夜饭，赶紧跑出去，却看到莫澜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站在门外冲他笑。

“看什么啊程医生，还不快来帮忙接一把？我手都酸了。”

她一手拎着个大大的无纺布袋，里面好几个饭盒摞在一起，全是吃的；另一手却只是个包裹，里面是装乌龟的盒子，下面还垫了暖宝宝。

程东接过来，失笑：“你怎么还把它们也带来了？”

“还说呢，你龟儿子可金贵着呢，带着它们我开车都不敢开快，还得随时准备暖宝宝，怕它们一言不合就冬眠。”

他把这两个小家伙送给她的時候，她可高兴了，不过很快就发现养宠物真的不是你想养，想养就能养的。两个小家伙吃得比她精细，经常都得换水；遇到冷空气南下，程东说它们还太小了最好不要让它们冬眠，就时不时都要靠热水袋和暖宝宝给它们捂着。

她要出个差回来，这两估计就得囹圄了。

也是幸好有程东，很宝贝它们，好像生怕养不活给她造成心理阴影，一直小心翼翼地饲养。她开玩笑说这是龟儿子，他就曲起手指敲她脑门：“你怎么骂人呢？”

两个小龟，一个是公的，一个是母的，她说要等它们长大一点了交配产卵，他都记着呢，挑乌龟的时候，特意叫老板给了他一对。

过年当然也不能把它们单独留在家里。莫澜开完今年的最后一个庭，皆大欢喜地跟对方谈妥了和解的条件，向法官大人和书记员拜了



早年，就匆匆忙忙赶回公寓去，忙活她的烤箱菜和寿司。虽然过年吃这些东西好像简陋了些，但毕竟是她亲手做的，程东应该不会嫌弃才对。从长安那里学来的三脚猫烘焙技能，竟然不知不觉也能撑撑场面了。过程是有点手忙脚乱的，但好歹还是全都完成了，她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带上小龟就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来见程东。

她有好多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年，在国外飘零的日子就不提了；单说以前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出事之后，她就习惯了一个人过年。

直到后来又遇到程东，恋爱，结婚。

他既是她的爱人，也是她的亲人，满足了她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全部想象。

程东的办公桌已满，只好把她带来的东西放到旁边的桌子上。莫澜看到他那一桌子好吃的，咋舌道：“哇，你这都是哪儿来的啊？”

感觉加她一个也吃不了啊！

程东一一罗列给她听：“那个是肖护士长送的，那个是王医生给的，饺子是进修医生带来的，还有这个……”

简直琳琅满目！莫澜开了一盒扣肉，使劲闻了闻，长舒一口气，眯眼感慨道：“好香……好像小时候家里做的味道。”

程东目光柔和，拿了双筷子夹起一片肉喂她：“不怕肥的话就吃一点，这些就当我们今晚的年夜饭了。”

莫澜生平最爱五花肉，才不怕肥，也不担心自己长胖，反正她是吃不胖体质，而且平时也有练瑜伽和健身操。

她把肉吞下去，像小猫似的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程东问她：“好吃吗？”

“好吃。不过……”

“怎么？”

她稍稍有点惆怅地说：“早知道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做了。人比人，气死人呐！”她那点手艺，跟人家没法比。